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二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四

集議

凡國有大造大疑太尉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百官志

議典禮

光武立親廟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五官中郎

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當除今親廟四頥下有司議大司徒戴涉等議宜為南頓君立皇考廟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祀時議有異者上可涉等議詳見祭祀志及純傳

元和三年博士曹褒以為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議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詳見褒傳

和帝西祠園陵詔大將軍竇憲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

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韓稜傳

安帝永初五年謁者劉珍上言竊見永平初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孝明皇帝使公卿博士議鄧禹奏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如光烈皇后故事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六年正月皇太后親祭宗廟與皇帝交獻袁宏傳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元初中鄧太后

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議曰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太后從之劉愷傳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陳忠因此上言宣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光武皇帝絶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云云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而從諷布等議陳忠傳

官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滅諸閻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何以令於天下郃即上疏陳之太后由此以安

周舉傳

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北鄉侯親為天子而葬以王禮故有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議者多謂宜如詔旨司隸周舉獨對曰

北鄉侯無它功德以王禮葬之於事已崇不宜稱謚司徒黄尚太常桓焉等七十人同舉議帝從之同上

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安帝下太常馬訪奏宜如詔書諫大夫吕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後安詔下公卿周舉議曰殤帝在先於秩為父安帝在後於秩為子吕勃議是也太后從之同上

元嘉元年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太常羊溥司隸祝恬太中大夫

暹邰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賞賚宜比周公黄瓊獨建議曰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朝廷從之黄瓊傳

熹平元年將葬竇太后常侍曹節等欲别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忠曰議當時定陳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公卿以下皆從球議帝曰竇氏雖為不道而太后有德

於朕不宜降黜於是議者乃定陳球傳

議策立

質帝崩大將軍梁冀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説冀曰將軍秉攝萬幾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

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為桓帝李固傳

董卓為司空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者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卓大怒罷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留王是為獻帝卓傳

議歷

安帝延光二年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梁豐言當復用太初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黄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四十人議四分歷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云云上納其言遂改

歷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邉韶上言歷事詔書下三公

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訢等議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元年馮光陳晃言歷元不正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議議郎蔡邕議云云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晃不敬詔勿治罪蔡邕集載三月

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向户曹令史當坐中布陳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案此可見東都集議之制

熹平以後宗紺孫誠及張恂宗整言月食事詔書下太

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等於太常府覆校記注平議難問耽以說等議奏聞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欺謾詔書報各以二月奉贖罪並歴志

議都邑

董卓秉政議遷都長安太尉黄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駮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時人懼卓暴怒琬

必及害琬竟坐免黄琬傳

議食貨

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豈之不便帝乃止劉般傳

章帝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為租又言官自鬻鹽及復均輸法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朱暉奏林言不可施

行事遂寢朱暉傳

肅宗議復鹽鐵官鄭衆以為不可鄭衆傳

桓帝時有上書言宜改鑄大錢者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劉陶上言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饑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帝竟不鑄錢陶傳

議選舉

章帝時陳事者多言郡國選舉悉非功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韋彪上議曰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

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二千石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韋彪傳

議刑法

建武二年三月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其與中二千石中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紀

十二年梁統上疏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罰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刑峻法非帝王急務不宜開可梁統傳

永平中竇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請誅之顯宗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郭躬以明法律召之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從躬議郭躬傳

章帝建初七年三月詔曰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紀

司隸校尉晏稱劾奏太尉張酺有怨言天子以酺先帝

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酺位居三公作色大言不可以示四遠於是策免張酺傳

安帝時河閒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追駁之據正典刑為駁議三十篇應劭傳

安帝初叔孫光坐贓抵罪遂增錮三世是時范邵復犯贓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襃廷尉張皓

議依光比太尉劉愷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有詔太尉議是劉愷傳

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孔融建議曰末世陵遲風化壞亂而欲繩之以古刑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孔融傳

議邉事

建武中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欵塞稱藩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虚夷狄

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曰宜如孝宣故事受之帝從國議遂立比為南單于傳下同

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班彪曰可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帝從之

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詔問羣僚議者以為不可班固議曰漢興已來兵纏夷狄綏御不一建武之世修復舊典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廷爭連

日異同紛回臣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為策近長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楊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上疏云云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難倫以施行既久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帝從之楊終傳

元和三年南單于與北單于戰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言北單于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

欺之宜還所掠生口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可許司徒桓虞太僕袁安以為當與之弘因大言激厲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隷校尉舉奏弘等皆上印綬謝詔報曰以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少加屈下尚何足病其各冠履袁安傳

和帝時竇憲欲立降王阿佟為北單于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禄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

任隗以為不可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復上疏云云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毀詆安安終不移同上

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議者咸同虞詡說太尉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虞詡傳

熹平六年北地太守夏育請發兵出塞擊鮮卑大臣多

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雖或破之豈可殄盡帝不從鮮卑傳

中平二年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遂從燮議亦不罪烈袁紀

侍講勸學

趙典拜議郎侍講禁内本傳

桓郁復入侍講本傳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酺傳

桓彬為議郎侍講禁中

黄瓊為太常以選入侍講禁中

楊秉為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勸講並傳

建寧初靈帝當受學楊賜侍講於華光殿中後帝徙南宮得賜前侍講注籍乃下詔封賜臨晉侯賜與太尉劉寛司空張濟同入侍講不欲獨受封賞乃上書願分户

邑於寬濟帝嘉嘆復封寬及濟子楊賜傳

馬嚴拜御史中丞勸學省中馬嚴傳

上計

郡國歲盡遣吏上計百官志盧植禮注曰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為正故

衆郡奉計明紀永平二年詔

和帝永元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本紀按東都之制郡國遣吏上計其計吏即補郎官如王逸趙臺之類是也中間罷之至是始復而紀注乃引武帝令郡國舉孝廉與計偕其事不相類是注誤也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絶横拜自此終桓帝世無留拜者楊秉傳

臣天麟按武帝每因封禪泰山即受計於甘泉通典云漢制郡守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内衆事謂之計簿嚴助傳云助守會稽願奉三年計最如淳謂舊法當使丞奉計今助躬自願入奉也至百官志則第言遣吏上計而所遣計吏遂補郎官盖與西都遣丞奉計已不同矣西都天子親受計而所謂計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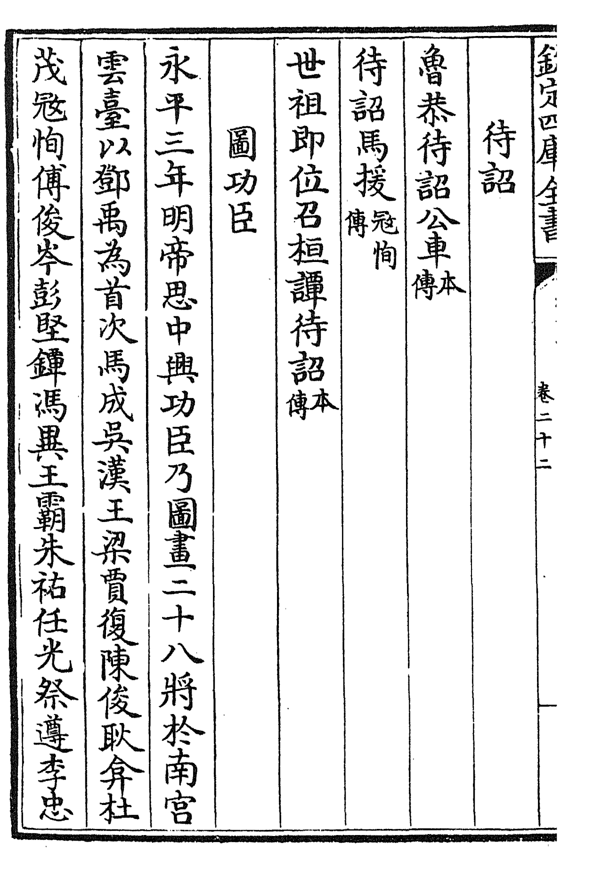
則計相上之張蒼傳東京但使司徒受計吏至於長揖不拜趙壹傳則其制浸以輕矣

給事中

永平中鄭衆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本傳

桓譚拜議郎給事中宋弘傳

臣天麟按漢世給事中必用儒學之臣此意甚美後世雖以名官而其職乃在外庭非復東都之本意也



待詔

魯恭待詔公車（本傳）

待詔馬援（冦恂傳）

世祖即位召桓譚待詔（本傳）

圖功臣

永平三年明帝思中興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宫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吴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冦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

景丹萬修蓋延祭肜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功臣封爵見封功臣條下

靈帝思胡廣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黄瓊於省内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頌見本傳注

省官

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姓遭難戸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隷

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

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於是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吏職

減損十置其一是歲初罷郡國都尉官

七年省長水射聲二校尉官

九年省關都尉官復置護羌校尉官

十一年四月省大司徒司直官是歲省朔方牧并并州

十三年四月罷左右將軍官

十五年復致屯騎長水射聲三校尉官改青巾左校尉

為越騎校尉致當作置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十九年復致函谷關都尉致當作置

二十七年五月丁丑詔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空皆無

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馬為太尉

明帝永平十二年罷益州西部郡縣並紀

官數

內外文武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一千五十五人內六千五百一十二人外

内外諸色職掌人一十四萬五千四百一十九人都計
内外官及職掌人十五萬二千九百八十六人其鄉有
里魁里數及命數未詳通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至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宋喆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五

奉使外國

建武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匈奴傳

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遣中郎將劉襄報命光武紀

二十二年單于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匈奴傳下同

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

三十一年單于比薨中郎將段彬將兵赴吊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

授璽綬

永平八年北單于遣使求和親遣越騎司馬鄭衆北使報聘

和帝永元二年十月遣行中郎將班固報命南單于

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自立為單于款塞乞降遣大將軍左校尉耿夔授璽綬

按行災害

和帝永元六年二月遣謁者分行稟貸三河兖冀青州

貧民

十一年遣使循行郡國稟貸被重害不能自存者

十六年兖豫徐冀雨多傷稼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貧民無以耕者為僱犂牛直

安帝即位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虚實舉灾害賑乏絶

永初二年二月遣光禄大夫樊準吕倉分行冀兖二州稟貸流民

建光元年京師及郡國雨水遣光禄大夫案行賜死者

錢二千賜今年田租
延光三年六月遣侍御史分行青冀二州災害督録盜賊
順帝永建三年四月遣光禄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稟貸貧人六月旱遣使者録囚徒理輕繫
四年五月大水八月遣使實覈死亡收斂稟賜
永和四年太原郡旱遣光禄大夫案行稟貸
建康元年正月詔曰隴西漢陽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

去年九月已未地百八十震山谷圻裂壞敗城寺殺害民庶賦役重數内外怨曠惟咎歎息其遣光禄大夫案行宣暢恩澤惠此下民勿為煩擾

桓帝建和元年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元嘉元年京師疾疫遣光禄大夫將醫藥案行並紀

永壽中第五種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三公府有清詔員以承詔使也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

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本傳

延熹九年司隷豫州饑死者什四五遣三府掾賑稟之紀

班宣風化

肅宗朝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本傳

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

李郃傳

雷義守灌謁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

凡七十人義傳

順帝漢安元年遣侍中杜喬光禄大夫周舉守光禄大夫郭遵馮羨欒巴張綱周栩劉班等八人分行州郡班宣風化舉實臧否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収舉其有忠清惠利為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周舉劾奏姦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八使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

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讃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紀及張綱傳

戒官吏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丙申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亂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灾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

或有瘳

殤帝延平元年七月敕司隷校尉部刺史曰夫天降灾戾應政而至間者郡國或有水灾妨害秋稼朝廷惟咎憂惶悼懼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遂覆蔽灾害多張墾田不揣流亡競增戶口掩匿盜賊令姦惡無懲署用非次選舉乖宜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於天不愧於人假貸之恩不可數恃自今以後將糾其罰

旌節義

王恭居攝譙玄變易姓名歸家隱遁公孫述聘之不肯起賜以毒藥子瑛泣血叩頭願奉家錢千萬贖父死述聽許之遂隱藏田野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光武策詔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獨行傳下同

李業以王恭居攝稱疾去官遂隱藏山谷公孫述召之業固疾不起述羞不致之賜之以藥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遂飲毒而死光武下詔表其閭

劉茂為沮陽令王莽篡位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漢為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節義尤高宜蒙表擢詔書即名茂拜議郎

元初中鮮畀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兵馬掾嚴授前戰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赴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劉茂傳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温序為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為隗囂別將苟宇所刼序曰受國重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叱宇等曰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曰無令鬚汚土遂伏

劒而死光武聞而憐之賜城傍為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本傳

臣天麟按漢自王莽專權終於簒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如龔勝譙玄郭欽蔣詡之儔皆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恢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弓旌玉帛之招相望於巖穴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肯屈上之所以表勵廉隅者如此故風俗烝烝俱

以節義相高至顯宗時劉平王望劉曠王扶俱以修身行義而蒙聘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皆所以扶持世教欲使之愈久而不渝者也無何安順以降戚宦擅權賢人君子抱負奇蘊而不得施用於世於是始有疾惡太甚如李固杜喬陳蕃竇武之倫出焉世率謂黨錮之禍生於節義之過激則節義之隆亦豈盛世之美事哉吁節義何負於人之國抑在乎上之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使東都之君誠能進

用正人斥遠近習使君子得行其道以興太平之功則節義之風方且足以勵人心而壽國脉又焉有黨錮之禍乎論至於此則知東漢之亡非節義之過也不能扶持節義者之過也吁

外戚貴盛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太盛外戚與政上濁明主下危臣子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東觀記見明紀注

明德馬皇后正位中宫不以私家干朝廷兄廖為虎賁郎中防光為黄門郎訖明帝世不易官袁紀

章帝欲封爵諸舅明德馬太后不聽曰昔王氏五侯一日俱封黄霧四塞先帝防謹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上乃止后紀

章帝建初三年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竇憲兄弟親幸並侍宫省憲恃宫掖聲勢遂以賤直奪沁水公主園田帝

大怒召憲切責曰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貴戚莫敢犯法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和帝即位太后臨朝憲以侍中内幹機密出宣誥命憲征匈奴有功威名益盛以耿夔任尚等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之徒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舉奏二千石并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行素高亦未有以害

之竇氏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共圖為殺害帝陰知其謀遂與中常侍鄭衆定議誅憲帝幸北宫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宫閉城門收憲黨人郭璜郭舉鄧疊鄧磊皆下獄死遣謁者僕射收憲大將軍印綬封為冠軍侯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誅憲而選嚴能相督察之憲自殺本傳

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和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輙哀請謙遜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和帝崩鄧

皇后迎立殤帝生始百日殤帝崩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立清河王子祜是為安帝太后臨朝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有誣告后兄弟悝等嘗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鄧氏五侯皆廢為庶人徙封隲為羅侯不食而死后紀及鄧隲傳

建光元年鄧太后崩安帝始親政事以閻皇后兄弟顯景耀並為御校典禁兵於是内寵始盛又中常侍江京

李閏樊豐及乳母王聖聖女伯榮扇動中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尚書翟酺諫皆不省三年王聖江京樊豐等與閻后妄造虛無譖䜛太子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四年安帝崩閻太后臨朝貪立幼年與閻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為嗣十月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聚謀於西鍾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遣侍御史持節收閻顯及其弟耀景並下獄誅

遷太后於離宮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后紀及宦者傳

初和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為已子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張酺言狀帝感悟乃追尊為皇太后封梁竦三子為侯賞賜以巨萬計寵遇光於當世梁氏自此盛矣順帝陽嘉元年立大將軍商女梁貴人為皇后六年商薨以冀為大將軍弟不疑為河南尹

奉使張綱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冀不疑貪叨縱恣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時

皇后寵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建康元年順帝崩沖帝即位梁太后臨朝永嘉元年沖帝崩兾與太后定策禁中立質帝年八歲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黄門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兾深忌疾之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兾曰此跋扈將軍也兾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而崩兾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議所立李固胡廣趙戒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親

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說冀曰將軍秉攝萬機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得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憚皆曰惟大將軍令獨李固杜喬堅守本議冀說太后先策免固持節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是為桓帝太后猶臨朝政冀因誣李固杜喬罪皆死獄中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

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帝既不平之陳授因日食論冀冀殺之冀又遣客刺殺議郎邴尊帝大怒呼中常侍單超徐璜黄門令具瑗小黄門史左悺唐衡定議誅之使具瑗將左右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圍冀第冀及妻即日皆自殺悉収梁氏中外宗親無長少皆棄市故吏賔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莫不稱慶収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

充王府用封單超等五人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后紀及冀傳

臣天麟按漢自成帝委政外家而王氏卒移漢鼎光武顯宗深鑒前事故後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永平中常令陰黨陰博鄧疊三人更相糾察而諸豪貴戚莫敢犯法章帝欲封爵諸舅而馬大后猶以王氏一日五侯黄霧四塞為言至再三有請然後封之當時抑損外戚不令在樞機之位似為得矣然竇憲憑恃宮闈之勢横奪主田帝雖比之指鹿為馬而終不能

繩其罪故外戚強㦯自兹以始及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憲始内幹機密出宣誥命父子兄弟充滿朝廷遂生不軌之謀皆章帝有以啓之也其後閻顯專廢立之權梁冀行弑逆之事専擅國柄威震中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雖其終不免於赤族之誅而漢之元氣亦索矣故甞謂東京外戚擅權往往多見於母后臨朝之日貪立幼主自為固位之計及其敗也又必藉宦官以行誅討以暴易暴國家何利焉

東漢會要卷二十三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

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年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鄛鄉侯衆與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

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鄭衆等傳

建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常迎帝於邸封為都鄉侯李閏為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収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酖而卒

延光三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明

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即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擅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閻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宫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黄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月洛陽宣德亭地拆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

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知閑雅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為第一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固棄官歸宦者及李固傳

桓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

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繫死獄中桓紀及杜喬傳
永興中朱穆為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檄謁穆穆辭不相見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召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

志欲除之乃上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愚臣以為可悉罷省更選海内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宫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

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徳與參政事帝怒不應
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乆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
事稱詔詆毁之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侍單超徐璜
小黄門史唐衡左悺黄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
冀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列侯
世謂之五侯又封尚書令尹勲七人皆為亭侯又封小
黄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
五侯尤貪縱傾動内外時灾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

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逮雲送黄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霸曰李雲野澤愚儒出於狂贛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黄

門可其奏雲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横十月以單超為車
騎將軍是時封賞踰制内寵猥盛陳蕃上䟽曰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
更爵尚書令黄雋先人之絶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
以無功傳賞帝頗采其言但賜雋爵闗内侯而封萬世
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
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
常侍黄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

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墮通鑑考異云太子賢主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謂其性急暴如雨之墮無有常處也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乘牛車而從列騎皆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民不堪命多為盜賊朱穆等傳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

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秉因奏曰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賔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勲等亦皆奪爵宦者傳

李膺拜司隷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隷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黄門常

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李膺傳

宛有富賈張汎者陳蕃傳作張汜謝承漢書作張子集通鑑考異從岑晊傳與後宮有親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横岑晊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黄門趙津貪横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于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瑨瓆罪當棄

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没資財具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暠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黄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吏以下固争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

並坐髡鉗輸作左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瓆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營惑聖聽遂使必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令伏歐刀乎翟超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云云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輙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

楷詣闕上疏曰竊見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逺加考逮今黄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正楷罪法収送雒陽獄瑨瓆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黨錮官者傳

靈帝建寧元年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召

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扵朝廷與共參政事扵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内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扵是引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况今石顯數

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内典門户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内武先白収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允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

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宫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㝢為司隷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黄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黄門山冰代之使冰奏収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

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勲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勲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内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十七人喢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

躍使乳母趙嬈等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脇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爲黄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勲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勲出鄭颯還共刼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宫閉門絶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黄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

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
黄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迕適聞
其言而責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
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宫人旬日之
間貲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為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
復何求賊使劍士収蕃蕃拔劍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
送北寺獄黄門從官騶蹋蹴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
員數奪我曹禀假不即日殺之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

召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
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
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已
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
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
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
兵降畧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
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

述皆夷其族官官又諸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尚書魏明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宫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甞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黄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人為關内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喪氣陳蕃竇武傳

光和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扇動内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

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乎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司隸頰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頰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𩍐等罪惡辛巳悉收甫頰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

沛相吉球自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邪萌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流相擠行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熲亦自殺乃僵磔甫屍於夏城門大書牓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産妻子皆徙比景球既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

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薨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慨然抆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不宜使在司隷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見帝叩頭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

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陽球傳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隷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

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璜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寅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陳球傳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中平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門常侍真族

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言黒山賊攻刼郡縣因以起兵會帝欲北狩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刼誅諸常侍黄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懐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埶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華歆陶丘洪定計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敇芬罷兵俄而召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三國志

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諸宦官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

信而用之復博召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黄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黄門令収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驃騎將軍董重

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輙相禁塞董后忿恚詈曰汝今輈張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太后聞之以告何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驃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内寵而反為所害

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樂盡力命此天贊之時也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

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曰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而反更召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秖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時董卓駐兵河東何

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康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内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

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内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邵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怨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

以紹為司隷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於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

婦太后之甥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逺離宫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顔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宫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讓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

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常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

入宮宮閤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黄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宫九龍門欲以脇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宫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刼省内官屬從複道走北宫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

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士卒皆流涕曰願
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
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
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
端門屋以攻省内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
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
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
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

人讓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何進傳

范氏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宫伯子頗見親幸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

元帝之世史游為黄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宫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

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

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

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

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

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

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寺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綺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陷害明賢專植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

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
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摇亂區夏雖忠良懐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鈎黨轉相
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
乗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
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
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説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
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東漢會要卷二十四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

宋 徐天麟 撰

職官七

黨錮始末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各植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
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
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為謡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
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
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
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
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
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

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内張成善説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懐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結交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求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

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
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
放邪枉熾結海内希風之流遂共相標㮄指天下名士
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
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
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
典朱㝢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
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

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
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毋
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
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
鄉二十四人別相置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
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
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疏耽
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

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刋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隷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内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㫖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

怒即詔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傳序

延熹九年時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寔曰吾不

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滂曰臯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扵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陳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

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李膺等傳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録事無效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虚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

尹勲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邉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内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植饕餮外典州郡内幹心膂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

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賈彪等傳

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

以為鈎黨對曰鈎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録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茍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縣抱詔書閉

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
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
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
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
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
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
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
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黨人死

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徙廢者又六七百人范滂等傳

光和二年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黨錮傳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吕強強對曰黨

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其後黄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同上

范曄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

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彊梁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晝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說而錫璪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鉤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敝不能反及漢祖仗劍武夫勃興憲令寬

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
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使之方成其俗矣自
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
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
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
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
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於閹
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

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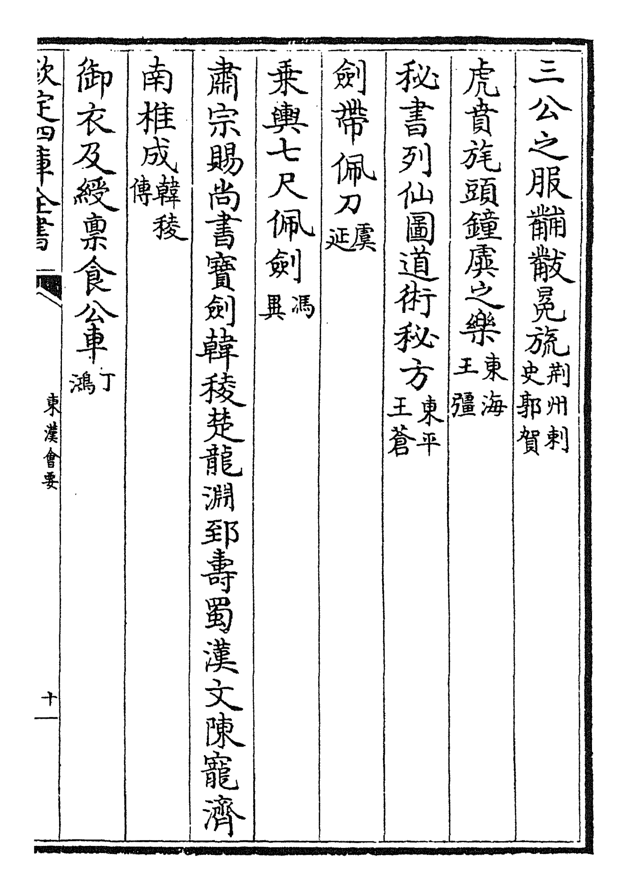
恩賜

棨戟杜詩傳又郭躬傳云漢制棨戟即為斧鉞

駮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馮石

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卓茂

冠幘履韈衣一襲魯丕



三公之服黼黻冕旒荆州刺史郭賀

虎賁旄頭鐘虡之樂東海王彊

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東平王蒼

劍帶佩刀虞延

乘輿七尺佩劍馮異

肅宗賜尚書寶劍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

南椎成韓稜傳

御衣及綬稟食公車丁鴻

明帝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皁袍及侍史二人鍾離

意傳

桓帝賜梁冀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贊謁不名

臘賜　臘賜大将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進侯十五萬卿十萬校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将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户直已上漢官舊儀見何敞

傳注

常賜

錢帛　衣服　衣冠　安車　駟馬

什器　帷帳　養牛酒　羊酒

休沐

張禹為太傅録尚書事五日一歸府

竇氏敗韓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韓棱傳

致仕

尚書鄭均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賜

尚書祿以終其身

太尉鄧彪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司馬均為侍中以老病乞身和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賈逵傳

劉愷為司徒稱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三十萬以二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鬻官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内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紀下同）

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内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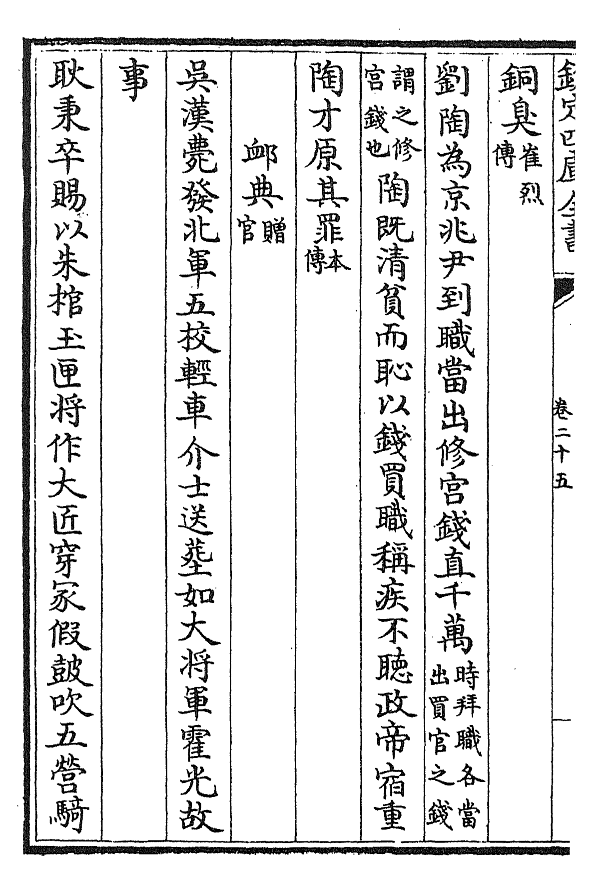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

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四年賣關内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六年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羊續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

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姝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



銅臭崔烈傳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時拜職各當出買官之錢謂之修宮錢也陶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本傳

卹典贈官

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耿秉卒賜以朱棺玉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

士三百餘人送塟

祭遵薨祠以太牢司農給費

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

龍旄頭鑾輅龍旂紀

梁竦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塋陵旁

梁商薨帝親臨喪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黄腸玉匣

什物二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及塟賜輕車介士

太傅胡廣薨五官中郎將持節奉使策贈太傅安樂鄉

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並本傳）

司空袁逢卒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五官中郎將奉策賜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袁逢傳）

太尉袁湯薨追贈特進（袁宏傳）

司空楊賜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驃騎將軍印綬及塋又使侍御史持蘭臺令

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敕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

蓋勳卒賜東園秘器賵禭送之如禮並本傳

袁夢麒曰漢自三公薨或追爵或賜謚或贈之印綬以示褒寵之恩未有以官追贈者至於印綬亦不過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焉翟方進薨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孔光薨贈以丞相博山侯印綬此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羊續傳皆即其生之官爵以贈而已世

祖中興鮮以印綬褒寵功臣獨祭遵薨博士范升上疏追頌遵功德贈以将軍侯印綬亦不過即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無加於舊典也逮桓靈之世劉寛以太尉薨袁逢以司空薨皆贈車騎将軍印綬加號特進以至朱穆卒以尚書而追贈益州太守悉非先朝舊典至于後世大臣有加贈之恩蓋出諸此

官制雜録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來乃悉用宦者朱穆傳

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伏湛傳

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鄭弘奏請使郎補千石令史為長帝從其議弘傳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楊秉傳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牧人職馮緄傳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李固傳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召不得妄到京師蘇不韋傳

袁敞子漏洩省中語策免敞敞傳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陳忠傳袁紀作錢帛

元和元年十二月除諸禁錮不得仕者令得仕

順帝時大司農劉授受譴鞭杖左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順帝即除之袁紀揆雄傳鞭杖作搥撲

東漢會要卷二十五